

重审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对先知 预言恩赐的观念

陈志存

作者简介

大众传播系毕业。曾任职于日本驻槟城总领事馆资讯与文化部。马浸神道学硕士；现回校在职进修神学硕士（圣经神学）课程；研究兴趣于保罗书信中的圣灵论。本院中文遥距课程部门同工。

摘要

本文论证保罗对先知预言恩赐的观念是一种「造就群体」的恩赐。其功能是宣讲圣约的开展内容，而并非为个人的生活做出指引。本文主要透过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保罗对这恩赐的解说，以及保罗在其它书信中有关启示与奥秘的论述，来论证保罗有意区分先知预言恩赐在「使徒」和一般「圣徒」身上的主要功能。在新约时代的整个背景和基调下，前者是领受新的启示，以揭示神在旧约时期隐藏有关救赎的奥秘；后者则是融汇理解圣经启示之内容，以重申（宣讲）、解释神的话语。两者的预言范畴都与圣约的开展具有紧密的关系。

引言

纵观救赎历史，神从选民当中拣选了先知，成为祂的发言人。四百年静默期后，神再次藉着祂的儿子向选民说话。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人中间宣告救赎的福音，并启示使徒完成新约正典，为整个救赎计划的揭示画下了句点。然而，随着灵恩运动运动的发展，「先知预言恩赐」(Gift of Prophecy) 无论是在观念或实践上逐渐趋向一种极端，其重视的不再是宣讲神的话语，而是提倡一种能够聆听到神的声音信息，预言某人的未来以及领受异象的超然恩赐，这与圣经中的「先知预言恩赐」之原有功能和目的背道而驰。¹

有鉴于此，对保罗有关「先知预言恩赐」的论述做出谨慎的诠释将有助于教会理解这个恩赐的意义。保罗清楚指出：「作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林前 14:4)。因此，本文将根据哥林多前书十四章有关先知讲道(预言)恩赐的论述，以剖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中对先知预言恩赐的原始观念。² 本文的主旨议题是，论证在「造就教会」的目的之下，先知预言恩赐在「使徒」(apóstolos) 与「圣徒」(hágios) 身上的功能略有不同。前者是领受、宣告新的启示；后者则是重申、解释旧的启示。换言之，本文主张的乃是，尽管两者在宣讲和教导上有重叠之处，但这恩赐在使徒身上主要是宣讲(包括书写)一种具有权威性的

¹ John MacArthur, *Strange Fire: The Danger of Offending the Holy Spirit with Counterfeit Worship*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2013), 113.

² 有关「预言」(Prophecy) 一词，《和合本》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6 节使用了「预言」(名词)，动词则翻译为先知「讲道」。然而，本文将统一使用「预言」继续展开论述。

启示，为揭示神在旧约隐藏的奥秘。这奥秘涵盖神全盘的救赎计划、耶稣基督的位格、祂所完成的工作以及有关末世的预言。教会的圣徒则是运用这恩赐继续向教会重申、讲解那些已经被启示、被使徒宣讲的真理。

本文将通过旧约历史背景，并以圣约神学的进路剖析保罗对先知预言恩赐原本的概念。本文的探讨范畴尽量不涉及恩赐延续论与终止论的争议。至于早期基督教社群中仍然存在某些从旧约进入新约的过渡期先知（例如西面、亚拿），以及某种形式的先知（例如亚迦布、腓力的女儿），但基于篇幅的限制，本文皆无法在这议题上展开讨论路加文学中的先知概念。本文持的立场是众使徒都具有「先知预言」恩赐，但具有这属灵恩赐的圣徒并则不会因此被赋予使徒或先知的地位。

一、圣约造就先知

《哥林多前书》是新约论述有关先知预言恩赐篇幅最多的书信。尤其是十四章，保罗对这恩赐做出了最多的论述。保罗主张这恩赐的目的「乃是造就教会」（林前 14:4）。然而，当代教会对此恩赐持有错误观念，原因除了与灵恩运动的教义有关，其中也是因为「先知」这个词汇给人一种「预先知道」的刻板印象，使人误以为「先知」的主要任务是预告未来的事情。而事实上，无论是从犹太教或第一世纪的基督教的观点来看，这种狭窄的诠释似乎无法成立。³ 若要对新约中的先知预言的恩赐做出正确的理解，首先必须以旧约的视角来探究其概念和意义。虽然古近东

³ Steven L. McKenzie, *How to Read the Bible History, Prophecy, Literature—Why Modern Readers Need to Know the Difference, and What It Means for Faith Toda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67-69.

异教中也有「先知」一职，然而，异教的先知观念与犹太教独一神的先知观念不同。犹太教的先知预言信息都是奠基在「圣约」的基础之上，⁴ 为恢复神人之间的关系。

（一）先知与圣约的关系

1. 「先知」一词的意义

先知是神与祂的子民之间的沟通媒介。⁵ 此外，「先知」也经常向人施展神迹奇事，主要原因有二：其一，为证名他们是神所拣选的先知；其二，为证实所转达的话语是源自于神。⁶ 然而，大部分学者承认，如今要试图找寻旧约「先知」(nāḥ·bī) 的原有意义似乎有些困难，它的原始词源已无法考察。⁷ 尽管如此，综合这词汇在整部旧约的用

⁴ Andrew E. Hill & John H. Walton, *A Survey of the Old Testament, 3rd Editi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9), 887. Adobe PDF eBook.

⁵ Edt G. Johannes Botterweck, Heinz-Josef Fabry, and Helmer Ringgren,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TDOT)*, Trans. David E. Green and Douglas W. Scott, Vol. 9 (Edinburgh: Eerdmans, 1975), 130-133. 有学者认为，nāḥ·bī (נָחַבִּי) 这个名词深深扎根于西部闪族的语言的词根 nb'，意指「说话」的动词；Moises Silva 编，《新国际新约神学与释义词典》，沈纺缎、邱邵文、陈家勋、郭霁霖译（台湾：华神出版社，2022），326。另有学者主张，希伯来文「nāḥ·bī」的词源是具有争议的，其原始意义已消失。它可以被译成主动的意义「一个呼喊的人」，亦有学者提出这词汇具有被动的概念，即是「一个被呼召或被指派的人」。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nāḥ·bī」是旧约「先知」的专门词汇。

⁶ John MacArthur, *Strange Fire*, 175-176. 约翰麦克亚瑟也同样认为，神迹奇事、医治等都是为了认证先知所说的话语是源自于神；*Midrash Kabbah, Genesis In Two Volumes, Vol I*, Trans. Rabbi Dr. h. Freedman, B.A., Ph.D. (London: The Soncino Press London, 1961), 310-311. 根据米大示的记载，亚伯拉罕亦曾经在宁录面前施行神迹。亚伯拉罕跟挪亚和闪住了 39 年之后，回到了吾珥。宁录因为亚伯拉罕忠于神而不愿意降服於宁录和当时的偶像崇拜，便将亚伯拉罕丢入火坑，可是亚伯拉罕却丝毫不损地走出来。相反地他的父亲他拉和兄弟哈兰却被活活烧死，这就是《创世记》十一章 28 节记载：「哈兰在他父亲他拉之前，死在他出生之地，就是迦勒底的吾珥。」；另外，根据以色列古卷《雅煞珥书》十二章，也同样记载了这段神迹，神透过神迹来证明亚伯拉罕是神的先知，众人亲眼见了神迹之后，有许多人跟从了亚伯拉罕。

⁷ O. Palmer Robertson, *The Christ of The Prophets* (NJ: P&R Publishing, 2008), 21-22 PDF Ebook; 魏司坚，《圣经神学：新约和旧约》（Biblical Theology

法来看，「先知」(nāḥ·bî) 指的即是一位传讲神启示的信息的人。神直接将祂的思想和意志传达给先知，向百姓宣告祂的话语。正如中世纪著名解经家拉比拉旭 (Rashi) 指出，凡在旧约提「先知」(nāḥ·bî) 术语，都是指向一位公开宣称并向群众说出责备之语的人。⁸ 巴刻也解释，先知的先知职事的精髓即是在当下宣告神要向祂子民说的话。⁹ 总言之，先知是神与人之间的传达信息的「代言人」(或是「媒介」)，通过言语或象征行动，传递给一群特定的群体。

「先知 (nāḥ·bî) 在《七十士译本》的标准翻译是「prophētēs」。从这个名词衍生了「预言恩赐」(prophētei, 名词) 及「说语言」(prophēteuō, 动词)。这些词汇皆是保罗在《林前》十四章论及先知预言的恩赐时所使用的词汇。「prophēteuō」是表达先知说预言的行动，这个用法是源于以色列犹太教的预言传统。¹⁰ 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

Old and New Testaments), 李晋、马丽译 (香港: 中华三一出版有限公司, 2020), 211-215; Moises Silva 编, 《新国际新约神学与释义词典》, 沈纺缎、邱邵文、陈家勋、郭霈霖译 (台湾: 华神出版社, 2022), 326。希伯来文「nāḥ·bî」的词源是具有争议的。有学者认为它可以被译成主动的意义「一个呼喊的人」, 也有可能具有被动的概念, 即是「一个被呼召或被指派的人」。

⁸ “The Contemporary Torah, JPS, 2006”,
<https://www.sefaria.org/Exodus.7.1?lang=bi&with=Rashi&lang2=en> (2022 年 9 月 20 日 10pm)。

⁹ 巴刻也同样认为，新约的先知传讲福音和信心的生命，同样是为了呼吁人悔改，也包括造就和鼓励的目的。巴刻, 《活在圣灵中》，霍玉莲译 (香港: 宣道出版社, 2007), 195。PDF 电子版。

¹⁰ David E. Aune, *Prophecy in Early Christianity and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198-199。在希腊文对在异教希腊语中，「prophēteuō」这个动词在希腊古代时期很少使用 (晚期才开始使用)。参照希腊文献资料，异教最常用于预言行为的动词是「mainesthai」(μαίνεσθαι)，与希腊语中最常见的占卜师 (mantis) 的称呼同音；关于「prophētēs」的详细背景文化，可参考 Moises Silva 编, 《新国际新约神学与释义词典》，沈纺缎、邱邵文等 (台湾: 华神出版社, 2022), 324-325。

「*prophēteuō*」这个词实际上是源自于「*phē*」，其意思是「发言、宣告」的基本词的概念；而「*pro*」的意思是指「前面」一发言者的位置。¹¹ 有鉴于此，先知预言的正确观念，应该被理解为某人在公开的场合宣告（或大声地）、发言的行动，而不是说出某个未来事件。这与旧约先知的说预言的行动是一致的。

2. 先知与圣约

虽然在希伯来文中的「先知」一词的起源和意义难以清楚界定，然而，众先知传递的信息却具有统一性的目的。罗伯森注意到，虽然在整个救赎历史中神不仅一次与选民立约，然而，各个圣约皆具有单一性的目的，其核心是为了恢复起初伊甸园神与人同在的关系。¹² 无可否认，人在伊甸园的悖逆彻底破坏了神与人的关系，昔日神人同在画面已不复存在。故此，在修复这个关系的进展过程中，祂拣选了特定的人成为沟通的媒介，代表神向百姓宣告圣约的条款。「先知」这词汇第一次出现在创世记二十章 7 节，神在亚比米勒的梦中告诉他：「亚伯拉罕是一位先知」。需要留意的是，这并不是因为亚伯拉罕是立约的对象，而是

¹¹ Gerhard Friedrich, “Προφήτης, Προφήτις, Προφητεύω, Προφητεία, Προφητικός, Ψευδοπροφήτης” in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ed. Gerhard Kittel, Geoffrey W. Bromiley, and Gerhard Friedrich, 783; Brown Colin, Edt. *The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New Testament Theology* Vol. 3 (Michigan: Zondervan, 1981)74-75. 圣经词汇学者研究早期的希腊文献发现，当「*pro*」放在任何的动词前面，这个词完全不具有指向未来的意思；相反的，何善斌、张达民，《哥林多前书（卷下）》（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18），350。

¹² O. Palmer Robertson, *The Christ of The Prophets*, 101; 欧帕玛·罗伯森，《圣约中的基督》（台北：改革宗初版有限公司，2019），11-22，53-54。罗伯森认为各个圣约具有统一性的目的：其核心是「以马内利」的原则，神要与人同在，祂要在选民当中做他们的神。另外，罗伯森也主张「约」是「神出于主权并透过流血而实行的约束」。神主动以祂的主权与那被拣选的群体立约从而建立关系，并规定了条款要求选民忠心遵守这约，否则必须承受死亡（流血）的代价。解除约的唯一方法，是流出具有生命的血。

神要他成为「代言人」。正如摩西在西奈山之约中的角色一样，亚伯拉罕代替神向他的后裔传达神的旨意和应许。尽管学者对旧约中的各个圣约的划分没能达成一致，然而，这并不会影响先知在圣约中担任沟通者的事实。纵观旧约的众先知，他们的预言都是围绕在圣约的开展之下。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列举一二：

I) 大卫之约：先知拿单预言了大卫之约，宣告神已应许大卫的后裔要永远坐在王位上，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撒下 17:12-16）

II) 回归西奈山之约：以利亚反对以色列的偶像崇拜，呼吁选民忠于西奈山之约。尤其是在迦密山耶和华的火从天而降的事件中，以利亚让以色列选民回想起了当年神在西奈山立约时以火的形式显现的景象，使他们意识到需要回归对神的忠诚（王上 18:16-39）。

III) 新约：另一方面，先知以西结也经常重申回顾神与以色列立的圣约，并责备以色列百姓如何违背圣约。此外，以西结预言了未来神要恢复祂的子民，并赐给他们一颗新的心和新的灵。这是一种预言圣约的更新（结 36:26-27）。

IV) 新约：耶利米是预言了将来新约的开展。神要跟以色列再立一个新的约，将律法将写在人们心上（耶 31:31-34）。耶稣道成肉身成就了新约的应许，圣灵使人的心灵重生，将律法写在人的心里。

V) 大卫之约、新约：以赛亚预言一位来自大卫家族的弥赛亚。这位弥赛亚王将带来公义、和

平和永恒的国度（赛 9:6-7），这是大卫之约的延续。此外，这位仆人将成为新约的中保，替百姓担当罪孽（赛 53:5-6），这也预示耶稣未来在十字架上的救赎。

魏司坚（Geerhardus Vos）也同样认为先知的启示与圣约存在紧密的关系。虽然他提出以色列是在出埃及的西奈山之约之时才开始与神有这样特殊的联合，但他也承认，一切有关圣约的内容皆是神启示了先知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沟通媒介：「『约』的观念不是普通启示所有的，而是特别启示所专有的」。¹³ 有鉴于此，先知关心的是一切跟以色列的命运和利益有直接影响的事情。虽然有时候他们看似对个人发言，然而，他们真正关切的核心永远都是以色列国的命运，¹⁴ 这是因为选民对圣约的忠诚与否，将会决定以色列蒙福或受咒诅。尤其是在出埃及时期与亚伯拉罕之约的时间跨度已有五、六百年，此时百姓真正需要的并不是一个民族领袖，而是一位能将以色列民族在圣约中的起源、身份、责任与召命再其次重申、解释给百姓明白的「先知」。这位伟大的先知就是摩西—神的代言人。

纵观旧约正典，先知预言个人未来的事件，对比整部旧约的内容，也是极少的。¹⁵ 有趣的是，圣经预言学者皮巴顿（J. Barton Payne）对此做了一项统计，旧约中一共

¹³ 魏司坚，《圣经神学：新约和旧约》（*Biblical Theology Old and New Testaments*），李晋、马丽译（香港：中华三一出版有限公司，2020），259，288。

¹⁴ C. Hassell Bullock,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Prophetic Books* (Chicago: Moody Publishers, 2007), 926, 929. Adobe PDF eBook. 卜洛克（Bullock）也认为先知的工作也从不为自己的权利或利益，而是为了神在西奈山之约所赋予以色列的重要权益。

¹⁵ Karl Möller, 《旧约圣经中的先知信息和先知》（*Prophecy and Prophets in the OT*）in 神学释经词典, 590；按照本书作者的观点，旧约先知的预言皆是与以色列的历史背景相应的，而以色列的政治动荡，正为文字先知们提供了背景

有 1,239 个预言关乎未来的事项，¹⁶ 换言之，这预言仅占了圣经的三分之一。从里一个角度来看，圣经还有三分之二的內容不是预言未来的事。其实，这样的统计在本文的探讨中也似乎不是必要的。因为，即使圣经有三分之一內容预言未来的事，也不能改变一个事实：预言的焦点始终是聚焦在圣约的发展之上。总言之，神的启示是为了神人关系的重建与修复。尤其是在人的悖逆的本性中，祂拣选了「先知」来劝勉、提醒选民顺服圣约的条款。这类信息在整部旧约任何角落都可以被轻易看见。

（二）旧约的先知

圣约造就先知，先知宣讲圣约。从旧约直到新约时代，先知都被呼召进入圣约中扮演传递神的信息的沟通角色。正如摩西的职责不只是带领百姓脱离埃及逼迫的领袖，更是一生劝勉百姓遵行西奈山之约。先知的职责涉及甚广，不能单凭某位先知的事迹来作出定义。然而，综合圣经的视角来做界定并不是不可能的。

1. 先知的职责

奥恩（David E. Aune）对旧约先知预言之主题掌握最为全面，他对旧约众先知的职分与任务整理出以下五个重点：¹⁷

D) 先知的职分是「圣职」，是神所拣选、呼

¹⁶ J. Barton Payne, *Encyclopedia of Biblical Prophecy: The Complete Guide to Scriptural Predictions and Their Fulfilment*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0). 参见本书的“Statistic Appendix”，674-675。

¹⁷ 更多有关先知职责的解释，请参见 David E. Aune, *Prophecy in Early Christianity and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91-97.

召、被圣灵充满,成为神的「代言人」。

II) 为宣讲 (Forthtelling) 或解释神的启示。

III) 劝诫神的百姓应该对神忠心顺服、敬畏神、遵守神的诫命,并警告那些背约的子民,离弃真神之后必然受到审判与刑罚。

IV) 预言将来的事 (Foretelling)。宣告神的拯救计划,预言神将来的拯救与恩典,以及恶人的结局。例如弥赛亚的降临,神愤怒的日子。

V) 为神的子民代祷,安慰受苦的子民。例如出埃及记三十二章,以色列人制造金牛犊,摩西为以色列人代祷,求神改变初衷,不降祸与以色列百姓。

尽管在旧约时代,预言经常在社会危机和动荡时期出现,先知传递的信息主轴由始至终都是与圣约和立约的群体有关。它引导着整个以色列的发展趋向,而不是针对个人的未来。魏司坚也主张有关先知预言未来的信息,皆是为揭示出神的计划蓝图:「事件的走向都被放在神不断展开之计划的亮光之下」。¹⁸他指出末世的预言有助于选民展望与未来之间的连贯性,为领受者带来安慰。换言之,先知预言在圣约的关系前提之下,是用于回应、劝解和指引选民的处境遭遇,带出造就的果效。这也就是保罗主张先知预言恩赐可以带来「造就」(林前 14:4) 的原因。

尽管有人会提出质疑撒母耳先知对扫罗王预言大卫将

¹⁸ 魏司坚,《圣经神学:新约和旧约》(Biblical Theology Old and New Testaments), 208-210。

来会成为王（撒下 15:28）即是属于一种个人的预言，但这个预言（foretelling）放在以色列的历史发展中来看，其实并不是为了预测扫罗或大卫（个人）的未来，而是与「大卫之约」接下来的开展，即以以色列王朝和弥赛亚的后裔的应许有关。由此可见，预言的原则和内容并不会超出圣约的范畴。

2. 重申与解释神的话语

罗伯森在论证圣约与遗属的差异时观察到，圣约具有一种会延伸到「千代」的意义：「当神决定要跟一群子民开始立约的关系时，他就使祂的安排能代代相传」。他指出圣约具有单一性，每一个接续的约都相连与先前的约，其条款会延续到立约之人的后代。¹⁹ 在罗伯森的观点基础上，本文提出另一个议题：在没有先知的时期究竟由谁来向百姓重申和解释圣约的条款，解答这个议题将会有助于进一步理清先知的职责。

魏司坚整理出主前八世纪几位先知的教导（启示）内容。需要留意的是，这时期正是旧约救赎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尽管以色列在被掳后期似乎不再有先知出现，然而，在这动荡时代的先知带来的新事物也预示了后来时代中的许多教导：²⁰

I) 耶和華的本性和屬性

II) 耶和華與以色列的關係

¹⁹ 欧帕玛·罗伯森，《圣约中的基督》，22、40-49。有关圣约具有「千代」的概念之议题，可参考其著作。

²⁰ 魏司坚，《圣经神学：新约和旧约》（*Biblical Theology Old and New Testaments*），259、288。

III) 关系的破裂：以色列的罪

IV) 审判与复兴：先知的末世论

尽管以上四项启示内容分类是根据主前八世纪的先知的教导，但其内容明显已经早期的摩西五经、前先知书中出现过。正如上文已论述，各个圣约其实都是接续与早前的约，如此，在这个原则之下，即使先知获得新的启示，这也必然是承接于过去的启示来重申、回应选民当前的处境。这也正如保罗在歌罗西书一章 25 至 27 节提到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如基督的位格和祂所完成的工作，在新约当时的处境来说，这确实是紧迫需要揭示给教会信徒知道的真理。综合一行论证，先知的职责和功能，是建构在那已经启示的信息之上。犹太教对这个概念是最为清楚了。正如在《米示拿》中的《父亲的章节》写道：「摩西在西奈山领受了上帝的妥拉，并将其传给了约书亚，约书亚传给了众长老，众长老传给了众先知，然后众先知又传给大会的成员。先知们把它传给了议会的成员。」²¹ 这里也同样指出了一个事实，神的话语在救赎历史中不断被众先知重申和解释。例如《诗篇》中也可以看到大卫重申了神在历史中的作为范例（例如诗篇 16、103、136 篇等），以带出安慰、警戒的目的。另外，大卫王朝的事迹也在《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纪上下》及《历代志上下》以不同的角度重复出现。邓普斯特注意到了希伯来圣经具有「叙事—注释—叙事」的文学架构的论证中，连贯并统一指向后裔与土地的主题发展，其宗旨是恢复一个王朝和王权。²² 尽

²¹ 《米示拿 Mishnah》Pirkei Avot 1:1

²² 邓普斯特，《王权与王朝》（美国：美国麦种传道会，2021），59-67。邓普斯特主张希伯来圣经文本中的妥拉、先知书与圣卷的编辑并不是杂乱的编辑，而是明显具有一个整体、可辨识的文本结构和解释策略，为刻意指向恢复一个失落的王权（土地）与王朝（后裔）。

管邓普斯特以正典进路来窥探圣经神学主题，至少他的观点也证明了先知启示的信息（甚至整个旧约正典）皆具有重申与解释的要素。无论是从旧约正典的叙事架构，或是圣约的角度来看，神的话语被「重申」和「解释」对以色列人来说最至关重要，因为它向每一代的以色列百姓再次说明了他们的身份、责任及未来的盼望。

3. 第二圣殿时期的改变

在列王时期，先知主要的工作是为以色列君王带来劝诫和指导，参与执政事务。当百姓被掳，王朝不复存在时，先知的职分逐渐由祭司取代。在这处境的演变中可以看见以色列的敬拜从「启示性」变成「仪式性」的一种发展趋势。²³ 奥恩指出，第二圣殿时期的拉比文士们认为自己并不具有灵感启示的能力。然而，他们自认为是唯一合法的摩西律法的解释者，并以先知在后期的消失这个处境作为他们是摩西和先知继承者角色的合法性依据。²⁴ 回顾以色列历史，虽然回归后的犹太人得以恢复宗教崇拜，然而，这时的犹太群体确实已变成了神执的社会一由祭司统领。需要留意的是，早前的先知与预言的活动似乎没有在这个时期延续下来。反而，犹太群体重新聚焦在宗教的使命和祭司的承传。

在没有新启示的处境下，这时候的祭司中出现了一种「宣告神的话语」的方式。他们极为看重被掳前先知启示

²³ Bruce C. Birch, Walter Brueggemann, Terence E. Fretheim, David L. Petersen, *A theolog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Second Edition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05), 327. Adobe PDF eBook; Stephen L. Harris, Robert L. Platzner, *The Old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ebrew Bible*, 2nd Edition (NY: McGraw-Hill, 2007), 297-298. Adobe PDF eBook.

²⁴ David E. Aune, *Prophecy in Early Christianity and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104.

著作的权威。祭司和文士的责任是机会从早前先知留下的著作来向选百姓公开宣读、讲解及教导律法。²⁵ 犹太历史学者莱斯特也认同，祭司和利未人，在很大的幅度上也是犹太教经典的传播者，亦是信仰传统的解释者，有些甚至是文字的作者和编辑者，为犹太人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出积极贡献。²⁶ 例如，在以斯拉时代，犹太教群体里面似乎已经存有一个关于圣经的书卷（正典）的「普遍共识」。²⁷ 可以从第二圣殿时期的犹太圣经的《文集》（Ketuvim）中发现，犹太群体在被掳回归后对祭司一职的关注，特别是第二圣殿时期对神的敬拜活动。例如，他们在编辑希伯来圣经的最后一部分的《文集》，刻意将《诗篇》放在第二圣殿时期的赞美诗及其它歌曲的汇编的首位。而在那重新诠释大卫角色的《历代志》中，更是将祭司描绘成圣殿仪式的「倡导者」，加上这一部经卷被放在《文集》最后的高潮位置，这显然存在着「凸显」祭司的用意，²⁸ 表明他们成为了律法的监护人，并继承了先知的部分责任。

综合以上论证，先知的职责不仅限于领受新启示，同时也包括了重申、解释神的话语的重任。尽管第二圣殿时期已然进入一个没有先知活跃的时代，但是先知的「使命」仍然在「圣约延伸千代」的意图之下进行，即使以色

²⁵ Benjamin D. Sommer, "Did Prophecy Cease? Evaluating a Reevaluation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Vol. 115, No. 1. (Spring, 1996):43.

²⁶ Lester L. Grabbe,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Temple Judaism History and Religion Of The Jews In The Time of Nehemiah, The Maccabees, Hillel And Jesus* (NY : T&T Clark International , 2010) 40-44.

²⁷ Robert c. Newman, *The Council of Jamnia and The Old Testament Canon*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38.4 (Spr. 1976) 319-348. by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346.

²⁸ 同上 289-299；另外，本文发现在历代志上二十五章1节，历代志下十章13-17节，早期似乎有一群祭司，利未人，已被视为先知。第二圣殿时期的作者似乎有可能通过《历代志》来暗示读者祭司继承先知的责任之先例。

列进入了四百年的静默期，每一代的选民却都可以在先知性的重申和解释之下「听见神向他们说话」，从而理解圣约的核心即是「以马内利」。祂正开展着一项修复神人关系的计划，并预定在将来的新伊甸园里完全实现。

二、圣约与新约先知讲道恩赐

本文目前已经论证了先知其中的一项任务是「重申」（forthtell）及「解释」神的话语，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尽管以色列日后在四百年的静默期期间没有新的启示，但神的话语仍然籍着祭司、文士得以在百姓当中代代承传。如此，正处于第二圣殿时期受过严格的律法教育的保罗，对「先知预言」（*prophēteia*）恩赐的概念绝不会脱离其原有的功能，更不可能忽略它具有「重申」（*forthtelling*）及「解释」圣约内容之重任。

（一）旧约先知与新约使徒

「所有的先知和律法，直到约翰为止，都说了预言」。²⁹ 从旧约众先知直到施洗约翰宣讲的预言，都一致指向弥赛亚的降临和一个新的、永恒的国度。如今，耶稣的诞生应验了神的应许。施洗约翰正是跨越了这个历史性阶段的「最后一位先知」，³⁰ 他在广野的呼声打破了以色列四百年的静默。大部分学者都认同，尽管在旧约到新约的过渡期还有一些先知出现，然而，唯有耶稣基督亲自拣选的那十二位使徒继承了旧约先知的职分和权柄。他们领受的启示才具有新约正典的权威。卡森主张使徒的地位和作用是无

²⁹ 太 11:13。

³⁰ 法兰士，《丁道尔新约圣经注释》杨碧芳译，POD版（台北市：校园书房出版社，2010），219。

法复制的：「这项恩赐与耶稣作为弥赛亚相关的事件启示存在着紧密的相连。」³¹ 格鲁登 (Grudem) 也在这议题上做出了详细的论述，为了强调基督所建立的新约之崭新性，「使徒」比起「先知」更适合用来指代教会的第一批领袖：「教会的地上领袖并不被称为『耶稣基督的先知』。相反，这种从旧约到新约的独特变化，部分体现在一个新名称上，即『耶稣基督的使徒』。」³² 格鲁登继续提出除了那十二位「使徒」，新约时代被圣灵赐予先知预言恩赐的人，由于不具备「使徒」的身份权柄，所以他们的预言仅属于某种较低层次的权柄，也可能出现错误。³³ 如此，那套审核旧约先知的标准（申 18:20-22）就不适合用于这群「新约先知」的身上。他因此总结认为神在新约时代开启了一种「第二等」的先知职分。另一个争议是，他还认为先知预言恩赐的功能还包括预言有关个人生活决策上的指引。³⁴ 尽管卡森 (D.A. Carson) 赞同格鲁登的观点认为新约的先知预言和旧约先知有别，但他认为格鲁登简化了新约先知与旧约先知之间的对比：「不存在一个单一的、模式化的旧约圣经

³¹ 卡森，《圣灵的大能：哥林多前书第十二至十四章》何刘玲译(美国：美国麦种传道会，2005)，157。另外，卡森主张保罗对使徒的概念是狭义的，即与十二使徒同等。

³² Grudem Wayne,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Today*, 40; 28-49. 格鲁登认为，那十二位由耶稣亲自拣选的「使徒」（狭义的）在启示上具有独特的权柄与地位，高于任何「广义」的使徒。格鲁登认为由于「先知」一词在希腊文的历史语境上无法显示出旧约先知那样狭义、独特的权柄。再加上旧约预言以色列将来人人都要成为先知的应许之下（民 11:29；珥 2:28-29），故此必须以狭义的词汇——「使徒」，来区分新约时代传扬福音信息的十二位领袖。

³³ 同上，64-69，77-83. 格鲁登也认为亚迦布对保罗说出他日后将会被囚禁的预言并没有应验，加上保罗没有遵从这个预言的指示，他因此主张这是一种较低层次的预言。Edgar 不认同格鲁登的观点。他认为亚迦布的预言是仅是一种「警戒」而不是「阻止」，按照后面发生的整个事件来看，这个预言确实应验了。Thomas R. Edgar, *Satisfied by the Promise of the Spirit: Affirming the Fullness of God's Provision for Spiritual Living* (MI: Kregel Resources, 1996), 81-84.

³⁴ Grudem Wayne,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Today*,

预言，也没有另一种模式化的新约圣经预言。」³⁵

针对新约时代使徒与旧约先知的差异，魏司坚的观点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他首先留意到，耶稣的先知预言恩赐是没有限量的（约3:34），祂一生中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受到圣灵的指引，这与古代先知身上那种突然、不持续性的受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耶稣和使徒职分之间是『被解释的事实』和『随后对此事的解释』的关系。所有的启示进程都是按照这个原则进行的。新约正典也是基于这个原则被建立起来的。」³⁶ 耶稣升天后，宣告新约内容的责任便落在了使徒身上。他们继承了古代先知的职分成为神的「代言人」，继续揭示、教导神的旨意和计划。

（二）保罗与「先知预言」恩赐

1. 使徒的地位

众使徒对自身的权柄、启示和职责并不是模糊的。正如保罗在书信中经常表示他被赋予高于众人的使徒之权柄和地位。例如，他宣告：「我们从他领受了恩典和使徒的职分，在万族中使人因他的名相信而顺服」（罗1:5），接着他又把其他人区分为「蒙召为圣徒的人」（罗1:7）。此外，保罗也在另一处指出，神通过圣灵把祂的奥秘启示给使徒，他宣讲的是籍着圣灵教导的属灵真理（林前2:4-5，10-13）。再者，使徒彼得也进一步印证，旧约的先知和新约「主救主借着使徒」所说的话，两者具有同等的正典地位；随后，彼得更暗示了保罗的书信，与「别的经书」同样具有权威，两者都一样需要诠释（彼后3:1-2，15-16）。有鉴于此，众

³⁵ 卡森，《圣灵的大能：哥林多前书第十二至十四章》，176-178。

³⁶ 魏司坚，《圣经神学：新约和旧约》（*Biblical Theology Old and New Testaments*），335、359。

使徒显然意识到其书信和教导的启示性及规范性，它们跟旧约正典具有相同地位。正如保罗也命令帖撒罗尼迦教会：「…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无论是我们口传的，或是信上写的，都要持守。」（帖后 2:15）可见，「使徒」与「圣徒」在身份和权柄上是有区别的。那么，先知预言恩赐的在使徒和圣徒身上的功能体现也必然是有差异的。

有鉴于此，在解读保罗对先知预言恩赐的论述时，就必须谨慎做出区分。需要留意的是，虽然保罗具有预言恩赐，但由于他被赋予特别的使徒身份，因此保罗的先知预言活动，例如领受基督奥秘（耶稣的位格、工作）的启示、听见神的声音及有关末世的预言，这些都不能成为先知预言恩赐在使徒以外的人身上的标准。这是因为具有先知预言恩赐的人，并不都是「使徒」；他们的预言不可能涉及任何新的启示以至于神直接向他们说话，而是继续宣讲、教导圣灵所启示使徒的真理。这些内容都是与圣约的开展有关，包括基督的位格以及祂所完成的工作。

2. 预言启示神的「奥秘」

新约时期出现了一种最特别的启示，即是揭示有关基督在救赎计划中的奥秘（*mystērion*）。这种启示似乎仅发生在具有使徒身份的人身上。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多次提到神的「奥秘」。他指出：「这奥秘就是基督本身。」（西 2:2，*现代中译本*）此外，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 25 至 26 节也说明，他藉由先知预言恩赐获得了「启示」，为揭示出神自古隐藏的「奥秘」：「神能依照我所传的福音和耶稣基督所传的信息，照着他奥秘的启示，坚定你们。这奥秘自古以来秘而不宣，但现在借着众先知所写的，照着永恒的神的谕旨，已经向万国显明出来，使他们相信而顺服。」保罗在这里不仅在这里暗示了使徒领受的启示和教导跟旧约正

典具有同等的地位。同时，他也道出神藉由「启示」把旧约时代隐藏的「奥秘」揭示出来。这是保罗在书信里一直宣讲的末世性的信息，且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罗伯森总结出了神启示选民的动机和目的：「启示的最终目的是让人们认识唯一的上帝和他所差遣的耶稣基督。」³⁷ 对于保罗来说确实如此，「奥秘」指的是神在历史中隐藏但现在在基督里开展的救赎计划。这个奥秘包括：

- I) 耶稣的位格和身份（提前 3:16）
- II) 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里成为一体（弗 3:6）
- III) 基督在信徒里藉着圣灵的同在（罗 8:9）
- IV) 末世的启示，包括复活和基督再来（林前 15:51）。

赖德也对「奥秘」的意义提出看法。他主张「奥秘」是借着耶稣和他的事工启示赐给人的一项「新真理」，即是神隐密的思想、计划、和安排，并要是透过一种具有权威性的方式启示给世界。³⁸ 换言之，「启示」（*apokalyptō*）在新约语境中的使用紧密结合于揭示神隐藏的「奥秘」（*mystērion*），即是解揭开「那个约」的开展内容。在耶稣完成了最后的「成全之约」的处境下，神刻不容缓藉由使徒揭示了耶稣基督的位格和祂所完成的工作。举个例子，保罗揭示神早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选民的「奥秘」，无论是犹太人或外邦人将来要照着所安排的时候使他们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 1:4-10），保罗指出这是神「借着启示使我可以知道这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

³⁷ O. Palmer Robertson, *The Final Word: A Biblical Response to the Case for Tongues and Prophecy Today* (Pennsylvania: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93), 67-68.

³⁸ 赖德 (George Eldon Ladd), 《赖氏新约神学》马可人、杨淑莲译 (台北: 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 1998), 101-102.

并没有让世人知道，不像现在借着圣灵启示了圣使徒和先知那样。」(弗 3:3-6)。由此可见，新约时代的「启示」都是聚焦在圣约开展的事件。这「奥秘」是宣告基督的位格以及祂为选民带来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更新。如此保罗才道出他被拣选成为使徒就是为了「宣布祂借着基督耶稣所应许的新生命」(提后 1:1，现代中文译本)。

卡森也留意到使徒与耶稣作为弥赛亚相关的事件启示存在着紧密的相连：「启示是由神、耶稣或圣灵赐予的，或是直接由祂们引起，或是与祂们有关联。尤其频繁提到的是耶稣基督再来时的启示，或福音本身，包括耶稣弥赛亚在时间和空间的彰显。」³⁹ 尽管格鲁登认同但除了使徒的启示以外，一般人获得的「启示」不具圣经的权威，但他还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观点认为「启示」可以是无关圣经教义、针对个人（不是教会群体），是一种透过内心聆听神发言启示。⁴⁰ 然而，按照新约正典使用「启示」的原则来看，格鲁登的观点无法成为一个结论。正如上文已指出保罗说明了「启示」都是按照「众先知所写的，照着永恒的神的谕旨」。⁴¹

此外，按照《七十士译本》，但以理书二章在中也多次使用「*mystērion*」来描述未来隐藏的事（例如但 22:18-19, 27-30, 47）。这些事只有神可以揭示（但 2:28）。尽管但以理揭示了那击碎那座大像的石头是神兴起另一个永不灭亡的国，这国必砸碎毁灭其他国家（但 2:44），新约也继续揭示了这个国度的「奥秘」——这是弥赛亚的国度（启 19:15），

³⁹ 卡森，《圣灵的大能：哥林多前书第十二至十四章》，157, 289。卡森主张保罗对使徒的概念是狭义的，即与十二使徒同等。

⁴⁰ Grudem Wayne,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Today*, 110-112.

⁴¹ 罗 16:25-26。

基督再来时，这预言将会应验。可以这么说，《但以理书》中对神在历史中奥秘计划的启示为保罗的「奥秘」概念提供了一个预表和框架。新旧约（包括天启文学）中的「奥秘」明显具有显著的连贯性。如上所述，它们都指向了一个更完整的救赎计划——基督的降临、祂的受死与复活，以及所有信徒在基督里成为一体的真理（弗 3:3-6）。神的旨意正通过圣约的开展逐步实现。最后需要留意的是，纵观教会历史「奥秘」都是藉由使徒领受的启示来揭示给教会。使徒时代结束之后，除了那些自称领受新「启示」的异端以外，教会再也没有人领受有关救赎计划、基督的位格或末世的「新启示」。至于被赐予先知预言恩赐的人（非使徒），是否也同样具有保罗领受「启示」的可能，下文将会继续讨论。

（三）先知预言恩赐的目的——「造就、安慰和劝勉」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3至4节道出：「但那讲道的是对人讲说，使他们得着造就、安慰和劝勉。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但那讲道的是造就教会。」「造就」这段经文中的神学主题背景，其实可以追溯到旧约圣经中的先知应许，以及神的救赎和复兴以色列的未来计划有关。⁴² 另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正如上文说明新约教会当时正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救赎高点：基督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恩典之约，代替罪人承受了圣约的咒诅，为他们成就诸般的义，并使人与神重归和好。⁴³ 有鉴于此，新约初期教会极需要这恩

⁴² 毕尔、卡森；潘秋松编，《新约引用旧约（上）》，金继宇、于卉译（美国：麦种传道会，2012），1106。例如，当耶利米宣告神的启示话语时，它带来的无疑是一种拆毁或建造祂所拣选的百姓之果效。

⁴³ 罗伯森，《圣约中的基督》，20、65-66。罗伯森主张，基督是最终完成恩典之约的那一位。这个约在亚当堕落后就显现出来（创 3:15），最后通过耶稣基督的降世、无罪的生活、代赎的死亡和复活，为所有进入这个恩典之约的信徒带来了救恩。

赐来揭示耶稣的位格以及祂所完成的工作, 以协助新约子民理解圣约的内容发展。故此, 保罗论及先知讲道恩赐的「造就」之目的, 必须放在以上的概念之下来理解。

可是, 当今的主要争议焦点, 却一直聚焦在方言恩赐是否可以造就个人, 忽略了保罗在这段经文及其上下文中所要表明「造就教会」的主旨。灵恩运动阵营虽然认同先知预言恩赐的目的是「造就、安慰和劝勉」, 然而, 他们错将「造就、安慰和劝勉」聚焦在「个人」的信息的指引上, 并牢牢地将之连接于某种超然的启示, 或看见异象才能够达到造就个人的目的。然而, 保罗说先知预言恩赐可以「造就、安慰和劝勉」, 这其实并不是指预言可以指示某人的未来决策和动向, 而是与圣约的开展、耶稣基督的位格与祂完成的救赎工作有关。

格鲁登还提出了另一个不同的观点, 他认为预言可以涉及任何主题, 也可以超出圣经的范畴之外针对某人发出预言, 以指引他在生活事项上做出抉择。⁴⁴ 普瑞尔 (Prior) 反对这种操练, 并指出教会中针对个人说的预言都是「极度值得怀疑的」。⁴⁵ 再者, 正如本文已经说明, 纵观保罗书信中的启示内容皆是承接了旧约被隐藏的「奥秘」, 即是关于神在基督里的救赎计划。因此, 格鲁登的观点似乎难以成立。魏司坚也同样反对格鲁登的观点, 他指出从旧约先知开始至今, 预言的内容发展「都被放在神不断展开之计划的亮光之下」。他注意到先知预言在犹太群体中与未来之间具有一种连贯性。当先知的话语揭示出神的计划

⁴⁴ Grudem Wayne,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Today*, 140-144.

⁴⁵ 普瑞尔, 《哥林多前书》, 潘秋松译 (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 1998), 335。

蓝图时将会给选民带来一种「安慰」。⁴⁶ 如此，保罗在这节经文中提出「造就、安慰和劝勉」也理应被视为在圣约（启示）的连贯性之下所带来的果效，尤其是如今「在基督里」满有恩典的救赎和应许。正如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4节重复道出了这个事实：「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导我们写的，要使我们藉着忍耐和因圣经所生的安慰，得着盼望。」换言之，在选民与圣约紧密的关系中，唯有当选民认识神的计划和旨意，在悖逆的本性中被劝勉、提醒努力遵行神的话语，即使身处在挑战中因着圣约的应许而受到安慰，⁴⁷ 这才是保罗主张的「造就」。反之，若预言内容像格鲁登认为可以针对某人的未来作为发言，就圣约的背景意义上来审视，根本不能带来任何造就的意义。加尔文对保罗提出的「造就」的概念非常清楚。他解释造就就是「讲含有教义、适合造就人的话…由于我们大多数时候需要鞭策，而其他人则被苦难压迫或在软弱中挣扎，他在教义之外还加入了劝勉和安慰」。⁴⁸

除此之外，可以从保罗将方言与预言恩赐做出的对比，进一步印证先知预言的范畴和目的。保罗指出方言与先知讲道恩赐的不同，只是在于发言者的信息能否直接让人听得懂，而事实上，两者的信息本质却是相同的。由于方言和预言皆是聚焦在圣约及与基督有关的启示，故此，保罗才鼓励信徒应当求翻译方言（林前 14:13），这是因为方言一旦被翻出来就可以「造就教会」。毫无疑问，彼得在五旬节当天的讲道，已经证明了这个观点。彼得既然藉由方

⁴⁶ 魏司坚，《圣经神学：新约和旧约》（*Biblical Theology Old and New Testaments*），208-210。

⁴⁷ R. E. Clements, *Prophecy and Covenant* (London : SCM PRESS LTD, 1968), 127-129.

⁴⁸ John Calvin, *Commentary on Corinthians*, Volume 1, 14:3

恩赐言宣讲了有关神的救赎计划和基督的位格和祂所完成的工作，⁴⁹ 如此就可以断定，先知预言恩赐的范畴确实不是为了个人或圣约以外的事；反之，圣灵赐予这个恩赐是为了教选民在圣约的知识上增长、使人心中有盼望而受到安慰，激起人对神的忠心，这就是属灵的造就。巴刻也主张先知预言带来的「造就」，即是呼吁选民忠心顺服圣约的条款。这是因为顺服的结局是蒙受祝福，反之亦然。这也就是保罗鼓励那些具有先知预言恩赐的人，任然可以按照被启示的正典上继续做出对圣约内容的宣讲和解释的原因。⁵⁰

总结来说，先知预言恩赐在每一个时代都是需要的。使徒时代终结后，教会中具有先知预言恩赐的人承担了宣讲和教导的责任。他们如同第二圣殿时期的先知传讲律法一样，在这已然未然的处境下，向神的子民重申、解释旧约正典以及众使徒的教导（神的启示）。新约时代对应旧约先知的宣告带所来建造与拆毁的果效，如今不再是拆毁而是「造就」，因为，圣灵已经赐给选民顺服圣约的能力，这是神的恩典的作为。⁵¹

（四）先知预言的传播方式—启示、知识、预言和教训

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6 节暗示了先知讲道恩赐的形式：「如果我到你们那里去，只说方言，不向你们讲有关启示、知识、预言，或教训的话，那我对你们有甚么益处呢？」。加尔文主张这节经文中的「启示」和「预言」属于同一类，一个人通过启示所获得的将会藉由预言来传播；

⁴⁹ 徒 2:14-40。

⁵⁰ 巴刻，《活在圣灵中》，195。PDF 电子版。

⁵¹ 耶 31:11。

至于「知识」和「教训」亦是如此，教训即是传授知识的途径。⁵² 尽管这四项功能是否全部隶属于先知预言恩赐之下仍有人持不同意见，但这不会影响本文的讨论。⁵³ 若继续把探讨焦点放在「启示、知识、预言及教训」的归纳以及它们在书信中不规律的重叠出现，这不但会开启一个无休止的讨论，也模糊了保罗关心的焦点。如果能跳出以更大的视角来看待，则可以看清一个事实：无论是知识，预言或是教训，在新约的语境和这封书信的基调之下，皆是源自于「圣约」所散发出的光谱，目的是「造就」选民。可以肯定的是，这节经文本身已说明了「启示、知识、预言与教训」是保罗作为使徒的具体职责，除非保罗本身没有教导有关神的旨意和计划，否则这四项传达形式皆应被视为宣讲圣约的内容，尤其是揭示基督的位格及祂所完成的救赎工作。这正如本文一开始的论述，先知预言恩赐原是为服事一个特别的群体，在圣约的开展过程中代替神向选民说话，指引他们明白、忠心顺服于圣约。接下来，本文建议把将焦点放在「启示」上，如此更有助于回应预言恩赐涉及的一些议题。

1. 启示的两个层次

卡森认为新约中的启示的发生是通过一种「安静的、神圣的揭露」，但领受者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启示的发生，如同彼得在凯撒利亚腓立比对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之宣告一样，耶稣已说明这是神「启示」彼得的结果（太 16:16-

⁵² John Calvin, *Commentary on Corinthians Volume I*, 14:6

⁵³ 何善斌、张达民，《哥林多前书（卷下）》，483-484。无可否认，保罗在书信中理论述先知预言恩赐时，以上四项的沟通方式并没有一致性出现。实际上，保罗有时也加入了不同的沟通方式，例如「诗歌」，甚至「方言」（林前 13:2，8；14:26）。故此，不能排除保罗有时候是为了指出「人能听懂」的沟通方式之意图，而不是划分预言恩赐的方式。

17)。他指出这种启示是神赐下的恩典：「基督徒对属灵实际的领悟越来越增长的一部分——这种增长的领悟只能通过启示而来……」⁵⁴ 尽管如此，卡森承认这种启示如果发生在一般圣徒身上并不具有正典性的权威，而仅是涉及到「应用」福音真理的范畴。

克雷格提出类似看法，主张新约中先知预言恩赐的宣讲，有两个类别：其一，当事人没有任何的知识或预备，被圣灵感动后才宣讲出来。其二，这个人本已掌握圣经的意思，针对个人、教会及社会的「适切性」来宣讲（或重申）神的信息。⁵⁵ 截至目前，本文已经论述使徒继承了旧约时代先知的权柄，同时也证明启示是为了揭示神在旧时隐藏的奥秘。若再结合卡森和克雷格的观点可以带来一个结论：预言恩赐在十二位使徒和众圣徒身上的作用有别。按照克雷格主张来说，第一个类别即是使徒性的「启示」宣讲，第二个类别则是一般具有先知恩赐的圣徒的「解释」宣讲。换言之，「启示」可以分为两种层次：1) 由使徒领受、教导的新启示（无误的）；2) 由圣徒重申、解释的旧启示（需要审查）。

⁵⁴ 卡森，《圣灵的大能：哥林多前书第十二至十四章》，291-292。卡森认为随着信徒在恩典和知识上的成熟增长，就会获得更多的启示。

⁵⁵ 克雷格·布鲁姆波伯格，《哥林多前书》，尹妙珍译，国际释经应用系列 46，（香港：汉语圣经学会有限公司，2017），280。虽然克雷格但他主张先知预言恩赐在新约的功用与体现有这两种分类，但他认为这些预言不能与圣经正典相比；Steven L. McKenzie, *How to Read the Bible History, Prophecy, Literature—Why Modern Readers Need to Know the Difference, and What It Means for Faith Today*, 67-68. McKenzie 同样认为，旧约先知主要是针对以色列当时的宗教、社会、道德及政治的议题上发言。而新约的「先知」只是继续参与这启示的过程，重复解释、应用这些议题。

就先知预言恩赐在「使徒」身上的作用来说，其目的和功能是毫无争议的，它带来具有正典性、无误的启示。至于圣徒，先知预言恩赐的主要功用，是对原有的圣经正典和使徒的启示之上继续做出解释和教导。大部分的盲点，是忽略了先知预言恩赐在一般基督徒身上的以上区分。其实，凭着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必须对先知预言进行「慎思明辨」的指示（林前 14:29），保罗暗示了这个恩赐在圣徒身上是有区别的：它可能会出现错误。正如上文引述卡森的观点说到使徒之外的启示，是人对属灵真理的「增长性」领悟，故此，当基督徒不具有使徒性的启示，再加上缺乏一定程度的真理基础之下，在真理的诠释上很可能会掺杂人为错误。尤其是当有关耶稣的位格及工作的真理若受到（刻意地）曲解，后果将会非常严重，因此，保罗才嘱咐哥林多信徒务必要审查教会的预言的活动，即是教会领袖、信徒对使徒的教导或旧约正典的重申和解释。这里也可以看见另一个论据：如果预言是针对个人生活上的决策，保罗不可能会要求其余的人来审查衡量。有鉴于此，审查即是意味着这些预言与使徒的预言并不一样。故此，保罗也多次警戒信徒要提防教会中的假使徒和加教师。例如，根据使徒行传二十章 27 至 32 节，保罗指出他已将神启示的「全部计划」传给以弗所教会，但顾虑到必然会有人曲解使徒权威性的教导，故此劝诫他们要警醒持守真道，也道出：「这道能建立你们(教会)，也能在所有成圣的人中赐基业给你们。」这里再次看见，保罗的立场始终是一致的。神的启示是「造就教会」的来源，但除了使徒以外的宣讲，都可能会出现人为错误。

2. 先知预言恩赐在圣徒身上的功能

「如果有人自以为是先知或是属灵的，他就应该知道我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林前 14:37）。保罗在这节经文

暗示了具有先知预言恩赐的人，在某个程度上已经被赋予一种属灵知识和察觉力。他们有能力意识到正典与使徒教导的实质规范。这也正是为何保罗在之前十四章 6 节中提到了先知预言赐包括了属灵的「知识」。虽然如此，保罗清楚知道具有先知预言恩赐的人并不具有先知的职分。格鲁登承认「先知」似乎不是一个职位，而是一个功能的指称，但他主张这些那些经常说预言(有预言恩赐)的人也可以被称为新约的「先知」，前提是他们必须达到以下标准：具备资深的预言经验，且经常在在会众前预言，其预言必须涵盖丰富的内容。⁵⁶ 格鲁登主要的争议是将先知预言恩赐的内容和目的，延伸到圣经真理以外的事。换言之，他的主张超越了保罗提出以真理造就教会的主旨，认为这恩赐可以为某人带来决策上的指引。格鲁登指出启示可以在祷告、崇拜的时候以一种静心等候来听取神的声音（启示），这时启示会过一种突然强烈临到心中的言语、思想或心象的形式出现。⁵⁷ 然而，按照本文的论述，这并不符合保罗的「启示」观念。虽然巴刻并没有将先知预言恩赐带来的「启示」区分为使徒无误的启示和圣徒一般的启示宣讲，但他对保罗的先知预言恩赐整体的观念提供了一个可靠、实际的参考。他解释预言恩赐在信徒身上带出的「是一种由神引发的真理应用，一般而言，这真理早已启示出来，而不是揭露一些以前从未知道，亦无法从其他途径知道的有关神的可能思想和意愿。」⁵⁸ 这与上文克雷格和卡森主张的观点相同，在圣经知识的增长之下，具有先知恩赐

⁵⁶ Grudem Wayne,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Today*, 165-167.

⁵⁷ Grudem Wayne,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Today*, 110-112.

⁵⁸ 巴刻，《活在圣灵中》，195。PDF 电子版。

的基督徒针对个人、教会及社会的「适切性」做出以一种先知性的宣讲活动。卡森也承认在讲道时，先知预言恩赐可以准确带出对真理的有力应用和回应。⁵⁹

总结来说，具有先知预言恩赐的圣徒，是透过圣灵赐予他深层次的属灵知识和理解力，来渗透、融汇理解旧约正典与使徒揭示有关神的计划，以在教会中重申、解释神的旨意来造就教会。神的话语仅带出一种超越性的造就，而从来都不是财富或健康的应许。先知预言恩赐在教会中一次又一次地让信徒被告知神在创世之前已经拣选了他们，被劝勉、提醒要在耶稣基督的恩惠中虔诚信度日，并依靠圣灵以继续顺服、盼望神。这是保罗对先知预言恩赐持有的观念。

3. 保罗对先知预言和启示的观念

正如本文已经论述，保罗完全理解先知预言恩赐的运用，并不是针对某人的未来或处境做出宣告，而是启示、解释有关圣约的内容。保罗也清楚知道这恩赐在使徒与一般圣徒在运用上也有差异，后者只是综合已经被启示的真理做出重申和解释，并对人当下的处境做出适切性的回应，劝勉选民遵守圣约。故此，有理由相信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 29 至 30 节指示信徒使用先知预言恩赐的原则时区分了普通的先知预言（重申）和使徒性的启示（揭示奥秘）：「至于作先知讲道的，只可有两个人或是三个人，其余的人当慎思明辨。假如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首先，29 节中的「发言」（*laletōsan*）是主动语态，保罗接着指示其余的人需要小心辨察这样的宣讲。这似乎已说明先知预言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再者，保

⁵⁹ 卡森，《圣灵的大能：哥林多前书第十二至十四章》，301。

罗又在 31 节指示那些说预言的人都可以「一个一个」地宣讲，显然，这也是暗示预言是一种可以被安排的活动。这与保罗在 30 节中使用被动语态的「启示」(apokalypthē) 截然不同。毫无疑问，启示一直都是一种「突发性」、「被动」的行为——神将新的启示揭示给使徒；先知预言则不是这样。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并没有说明这种突来领受的「启示」要像先知预言那样进行审察。再加上先前进行中的预言活动都需要暂停让位给「启示」，种种迹象显示「启示」的内容和地位都超越了预言宣讲。若这启示不是在揭示有关新的在基督里的救赎真理，再也没有其它合理的解释了。毕竟，在新约启示还未终结的时代，保罗也必然考虑到神可能会透过其他造访哥林多教会的使徒来揭示祂在旧约时代隐藏的「奥秘」，⁶⁰ 故此，有理由相信保罗为此给出了这样的指示。基于以上各种原因，不能排除保罗在这段经文中有意区分「使徒」领受新启示的「揭示行动」和「圣徒」的宣讲、解释的「预言行动」。

4. 摩西和保罗的愿望

民数记十一章 29 节记载摩西回答那位请求他制止长老说预言的少年人说：「……但愿耶和華的人民都是先知，但

⁶⁰ 尽管这个论证仍不足以作为一个结论，也有人会质疑 26 节与 30 节的「启示」可否来自普通信徒或新约时代的「过渡期」先知，然而，任何的结论都不会影响本文的讨论。因为，即使保罗意指新约时代有还有一些被教会公认的「先知」，例如亚迦布，学者一致认同，他们领受的「启示」并不具有正典性。尽管如此，其内容都是跟神的旨意和计划有关。这跟本文对「启示」的主旨立场是一样的，预言除了跟圣约的开展、耶稣的位格和末世等启示有关以外，绝不可能牵涉到个人的未来或抉择。亚迦布对保罗的预言（徒 21:10），并不能被归纳入「个人」的预言。若可以考虑到保罗作为初代教会的首要人物及牵涉到部分新约正典启示的重任（保罗共写了 13 封书信），亚迦布对保罗的预言确实不能被视为「个人」而是整个新约救赎计划和启示工作的一部分。正如旧约有关大卫的预言也正是如此，除非能够证明大卫的王权与王朝跟神的救赎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否则，圣经中任何的预言都应当放在救赎的视角下来诠释，因为它将带动圣约的发展。

愿耶和華把他的靈降在他們身上。」這個願望似乎與保羅的「我更願意你們說預言」存在着某種的呼應關係。畢爾也主張，約珥書第二章講述神應許在將來的日子要將聖靈澆灌於祂的子民，已將摩西這個預言性願望轉化為一個正式的預言，並在五旬節時發生了。⁶¹

從民數記十一章的背景來看，摩西希望神能減輕他的「担子」，⁶² 而不是取代他獨特的職位。保羅的願望亦是如此，他也同樣希望有人可以分担眾使徒的「担子」，向教會中的選民宣講、解釋神的信息。回顧摩西的處境，當時時候百姓正因失去了對神的信心和感恩之心，為了滿足肉体上的口福之樂，他們懷念過去在埃及當奴隸的生活。這就是人悖逆和軟弱的本性。摩西面對的是一種迫切、無助的處境。摩西一人必須向數百萬個選民做出勸勉，這確實是一份艱難的職責。如今，選民從曠野中的百姓發展到了普世教會的基督徒，這更是一個難以想象的「担子」。神「短暫」地實現了摩西的願望，將祂的靈賜給七十位長老，使他們能夠說預言（民 11:14-17, 25），然而，到了新約時期，摩西的願望完全得以實現。這是藉由「第二位摩西」

⁶¹ 畢爾，《新約的聖經神學——舊約聖經在新約中的揭示》，陳志文譯（美國：美國麥種傳道會，2018），858-860。

⁶² 值得注意的是，「担子」（מִשָּׂא）這個詞彙本身具有兩個意義：1）担子、責任。2）發言、預言（先知性神諭）。例如在以賽亞書十九章1節，箴言三十一章1節等，皆採用了第二個意義，翻譯為「預言」。一般來說，第一個意義「担子」主要用於一個具體、字面的意義，例如出埃及記23：5，「如果你看見恨你的人的驢伏在重擔之下」（新譯本）。有學者提出質疑，這詞彙的第二個意義，是否與第一個意義有區別，因為一些經文段落被譯為「發言」的時候，似乎都指向來自於神的審判的重擔，但未必都是與審判有關聯（例如瑪拉基書1：1）。大部分些學者認為מִשָּׂא第二個意義（發言）源自於נִסָּא קוֹל (nasa' qol)，即是發出聲音說話，似乎跟發言者有特定的關係。另外，這詞彙在死海古卷里，其「担子」觀念有時可以延伸至「服務」，即是群體里服事的「職務」的術語。G. Johannes Botterweck, Ed. G. Johannes Botterweck, Helmer Ringgren, Heinz-Josef Fabry,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Volume IX*, 20-24, On 「burden」.

—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教会中的领袖长老籍着圣灵领受了「先知预言」的恩赐，神兴起更多具有先知预言恩赐来承担摩西的「担子」，无论是为了劝勉悖逆的人性或是造就选民，这个任务都是迫切需要的。

回顾摩西当年作为神的代言人的职责，他也是同样透过神的话语责备顽固的百姓，将以色列人心中「隐秘的事」（悖逆、拜偶像之事）显露出来。尽管神的「启示」已随同新约正典的完成而终结，但也是因着圣经正典的形成，神在末世期间保存了祂的启示和意念，⁶³ 圣灵必然会继续使用神的话语，通过先知预言恩赐来劝服人而知罪，将人心里隐秘的事显露出来，保罗期待他们的回应就像旧约的选民一样说道：「神真的是在你们中间了。」（林前十四 24-25）保罗似乎表明了神要借着教会重审、解释神的话语来「成就外来者在末世的归信」。⁶⁴

四、结论

本文已论证在十字架所带来的救赎与恩典的全新处境之下，先知预言恩赐在使徒和圣徒身上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可以无误的领受从神而来有关揭示旧约隐藏的奥秘；后者是通过重申（*forthtell*）、解释那已经被使徒启示出来的真理（包括旧约正典）。两者的宣讲内容都是以圣约的发展为主轴，与启示个人的生活指引无关。尤其在耶稣完成救赎的高峰期，这项恩赐似乎聚焦在揭示、传讲耶稣是弥

⁶³ 毕尔，《新约的圣经神学--旧约圣经在新约中的揭示》，1172。

⁶⁴ 毕尔、卡森；潘秋松编，《新约引用旧约（上）》，1110。这种期待呼应了以赛亚书四十五章 14 节，撒迦利亚书八章 23 节，预期以色列的神在末世被人承认。

赛亚，是永生神的儿子。魏司坚对新约正典的启示的必然性做了一个清楚的界定：「具有超自然特性的新客观事件发生时，我们为了理解它们，才需要上帝提供新解释体系，新的启示只有在这时才可以被添加。」⁶⁵ 他解释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构成一个「新的救赎纪元」。因此新约的启示，值得与摩西时代和耶稣第一次降临的时代相提并论，故此《启示录》也将关于最后事件的预言和对预言的解释融汇一起。

从来没有人可以否认，当神的话语被重申、解释，通过讲道、读经和考察研究的形式进行时，基督徒从中得着「造就」。这过程的里外都有圣灵的光照，藉着有先知预言恩赐的人清楚地将神的话语向祂立约的选民做出一个适切性的回应和提醒。格鲁登对先知预言恩赐的观念正是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先知预言与圣约的开展内容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正典启示已然终结的现实下，格鲁登唯有侧重于现今的预言是为安慰、劝勉及引导某人做抉择的恩赐，而忽略了所谓的安慰或劝勉，首先必须是藉由神启示的话语，透过先知预言恩赐做出解释、宣讲而精准回应给圣约中的选民时才可以带来的属灵造就。总言之，从保罗的概念中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先知预言是为解决信徒生活上的难题或做决定，而是在已然未然的成圣的旅途中，继续地教导、劝勉及提醒选民要忠心顺服于「那个约」。

正如本文第一章论述了有关先知的五项职责。那么，在新约正典已结束且没有使徒的时代，即可以进一步问：「这恩赐当中是否还有哪一项功能是今天不需要的？」本文主张的是先知预言恩赐并不是在于它跟圣灵的关联，而

⁶⁵ 魏司坚，《圣经神学：新约和旧约》（Biblical Theology Old and New Testaments），李晋、马丽译（香港：中华三一出版有限公司，2020），337。

是在于它跟新约正典的启示、使徒时代结束的关联。若说今天的教会仍会领受有关末世的预言，那么《启示录》这部天启文学的目的是什么？若教会信徒需要心里听到神细微的声音受才能前进并避免抉择上的错误，这与没有如此操练预言恩赐的教会相比之下，圣经中神的话语有什么价值？回应有关神对选民生活上的抉择和引导，神不会为妥协祂的原则使用先知预言恩赐来达到这个目的。然而，神在系统神学中的某个特别用语已经成就了这和目的一神的护理（Divine Providence）。神以祂的主权预定、引导、保护及供应选民。所有事情的发生都必然在神的掌控之中。神在每一个具体的细节中都主动参与，万物万事按照祂的旨意和计划展开。如此，选民的责任始终是「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太 6:33），因为，神的救赎计划最终是要选民进入祂的国度，恢复神人同在的画面，这即是圣约的核心——「以马内利」的原则。

尽管正典启示已经终结，但旧约先知重申、解释神的话语的职责，任然可以透过先知预言恩赐在圣徒身上得以继续。其实，摩西「但愿人人可以成为先知」的愿望已经暗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则：当神没有说话（新启示）时，宣讲原有的启示，比领受新的启示更为迫切需要。毕竟，人悖逆的本性，总是迫切需要被神的话语提醒和纠正。如此，本文的论述焦点并不是讨论恩赐「何时」终结，而是提出某项功能「为何」终结。纵观新约正典完成后至今，显然不再有人领受新的启示。新约永远只有二十七卷正典，基督的位格永远是神的儿子。换言之，今日教会不再需要（亦没有）任何启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三章 16 至 17 节已清楚说明，圣经被本身有足够的力量，向在圣约中的选民回应、劝解和指引他们的处境遭遇，带来造就的果效。若教会不满足于现有正典启示，就会出现一些奇怪、违背圣经的学说，这就是今天教会面对的困难。综合近代教会

有人自称为使徒先知领受新启示，这已造成了不少混乱，这并不是保罗希望的局面。⁶⁶有鉴于此，谨慎审视这个恩赐的意义是迫切需要的。自五旬节后，圣灵一直都在教会教导选民认识同样的真理，这是属灵的传承。⁶⁷故此，不能排除每个时代的教会仍有某些牧师、教师、宣教士「按着圣灵的意思」领受了先知预言恩赐，⁶⁸在新约时代后没有使徒和先知的「静默期」中继续重申、解释神的话语。正如保罗嘱咐具有先知预言恩赐的提摩太在他到来以前「要在宣读圣经、讲道，和教导等工作上多下工夫。」⁶⁹这其实也就是今日教会中被赋予先知预言恩赐的信徒的责任，他们要代表神站在众人「面前」(pro)，继续「宣告」(phēmí)神的话语，造就神的选民，直到耶稣的再来。

参考书目

“The Contemporary Torah, JPS,
2006” <https://www.sefaria.org/Exodus.7.1?lang=bi&with=Rashi&lang2=en> (2022年9月20日10pm).

《米示拿 Mishnah》Pirkei Avot 1:1

Aune David E.. *Prophecy in Early Christianity and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World*.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1.

⁶⁶ 林前 14:32-33。

⁶⁷ 巴刻，《活在圣灵中》，霍玉莲译（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46。PDF 电子版。

⁶⁸ 林前 12:11。

⁶⁹ 提前 4:13，现代中文译本。

Benjamin D. Sommer, “*Did Prophecy Cease? Evaluating a Re-evaluation 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 Vol. 115, No. 1. (Spring, 1996):31-47.

Birch Bruce C. , Brueggemann Walter , Fretheim Terence E. , Petersen David L.. *A theolog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Second Edition.
Nashville:Abingdon Press, 2005. Adobe PDF eBook.

Bullock C. Hassell. *An Introduction to The Old Testament Prophetic Books* Chicago: Moody Publishers, 2007.
Adobe PDF eBook.

Edt Botterweck G. Johannes, Heinz-Josef Fabry, and Helmer Ringgren.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Old Testament (TDOT)*, Trans. David E. Green and Douglas W. Scott, Vol. 9. Reprint with corrections, Edinburgh: Eerdmans, 1975.

Friedric Gerhard.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TDNT)*, ed. Gerhard Kittel, Geoffrey W. Bromiley, and Gerhard Friedrich. MI: Eerdmans, 1964.

Grabbe Lester L..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Temple Judaism History and Religion Of The Jews In The Time of Nehemiah, The Maccabees, Hillel And Jesus*. NY :
T&T Clark International , 2010.

Grudem Wayne. *The Gift of Prophecy In The New Testament and Today*. Revised Edition, Illinois: Crossway.2000.

Harris Stephen L., Platzner Robert L.. *The Old Testament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ebrew Bible*, 2nd Edition. NY:
McGraw-Hill, 2007. Adobe PDF eBook.

Hill Andrew E. & Walton John H.. *A Survey Of The Old Testament*, 3rd Edition. Grand Rapids: Zondervan, 2009. Adobe PDF eBook.

John Calvin, *Commentary on Corinthians*, Volume 1

MacArthur John. *Strange Fire : The Danger of Offending the Holy Spirit with Counterfeit Worship*.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 2013.

McKenzie Steven L.. *How to Read the Bible History, Prophecy, Literature—Why Modern Readers Need To Know The Difference , and What It Means for Faith Today*.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Midrash Kabbah. *Genesis In Two Volumes*. Vol I. Trans. Rabbi Dr. h. Freedman, B.A., Ph.D.. London: The Soncino Press London, 1961.

Moises Silva 编，《新国际新约神学与释义词典》，沈纺缎、邱邵文、陈家勋、邬霏霖译。台湾：华神出版社，2022。

Möller Karl. 《旧约圣经中的先知信息和先知》（*Prophecy and Prophets in the OT*）,” in 神学释经词典, ed. and trans. 范胡泽. 香港: 汉语圣经协会, 2015.

Newman Robert C. *The Council of Jamnia and The Old Testament Canon*.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Journal 38.4 (Spr. 1976). by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O. Palmer Robertson. *The Christ of The Prophets*. NJ: P&R Publishing, 2008. Adobe PDF eBook.

O. Palmer Robertson. *The Final Word: A Biblical Response to the Case for Tongues and Prophecy Today*.

Pennsylvania: The Banner of Truth Trust, 1993. Adobe PDF eBook.

Payne J. Barton. *Encyclopedia of Biblical Prophecy: The Complete Guide to Scriptural Predictions and Their Fulfilment*. Grand Rapids: Baker Book House, 1980.

R. E. Clements. *Prophecy and Covenant*. London: SCM PRESS LTD, 1968.

Thomas R. Edgar. *Satisfied by the Promise of the Spirit: Affirming the Fullness of God's Provision for Spiritual Living*. MI: Kregel Resources, 1996.

巴刻 (J.I.Packer)。《活在圣灵中》。霍玉莲译。香港：宣道出版社，2007。PDF 电子版。

邓普斯特 (Stephen G. Dempster)。《王权与王朝》。美国：美国麦种传道会，2021。

卡森 (D.A. Carson)。《圣灵的大能：哥林多前书第十二至十四章》。何刘玲译。美国：美国麦种传道会，2005。

毕尔 (G. K. Beale)。《新约的圣经神学--旧约圣经在新约中的揭示》。陈志文译。美国：美国麦种传道会，2018。

毕尔 (G. K. Beale)、卡森 (D. A. Carson)。潘秋松编 (Enoch C. S. Pan)。《新约引用旧约 (上)》。金继宇、于卉译。美国：麦种传道会，2012。

克雷格·布鲁姆波伯格。《哥林多前书》。尹妙珍译。国际释经应用系列 46。香港：汉语圣经学会有 s 限公司，2017。

何善斌、张达民。《哥林多前书（卷下）》。天道圣经注释。香港：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18。

欧帕玛·罗伯森（O. Palmer Robertson）。《圣约中的基督》。台北：改革宗初版有限公司，2019。

法兰士。《丁道尔新约圣经注释》。杨碧芳译, POD 版(台北市: 校园书房出版社, 2010。

普瑞尔（David Prior）。《哥林多前书》。潘秋松译。台北：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

赖德（George Eldon Ladd）。《赖氏新约神学》（合订版）。马可人、杨淑莲译。台湾：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98。

赖德（George Eldon Ladd）。赖氏新约神学。马可人、杨淑莲译。台北：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98。

德席尔瓦（David. A deSilva）。《21 世纪基督教新约导论》。纪荣智，李望远译。台湾：校园出版社，2013。

魏司坚(Geerhardus Vos)。《圣经神学：新约和旧约》（Biblical Theology Old and New Testaments）。李晋、马丽译。香港：中华三一出版有限公司，2020。

